



老树撑起的人间盛夏

王纯

老家的村口,有一片杨树林。这片杨树林有几十年了,我小时候就经常去树林里玩。杨树林里的树都老了,时间刻在一圈圈的年轮里。老树挺立在光阴深处,撑起了一个个滚烫的人间盛夏。

这些年,村庄的面貌变化极大:成片庄稼地改为苹果园,零星菜园建成温室大棚,唯有这片杨树林始终未曾变过模样。树林既没有向外扩张,也没有被人侵占分毫。村民之间有着心照不宣的默契:一定要给老树留出专属领地。这片杨树林,就像村子自带的公园,是大人孩童日常休憩散心的去处。杨树林更承载着村民的精神寄托:世人终日春种秋收、四季奔波,被生计压得步履匆匆,总要留出一方诗意空隙,消解劳作的繁忙与艰辛;林子里的时光,自带松弛闲适的底色。

其余季节里,老树的存在感并不突出,一到盛夏,杨树林便像等候归人

的老宅,瞬间热闹起来。漫长夏日里积攒的烟火温情缓缓铺展,铺陈出一幅盛大柔和的人间图景。

老树撑起整座盛夏,清风轻轻拂过老树繁密的枝叶。盛夏白日燥热难耐,唯有杨树林藏着沁人的清凉。暑气太重没法下地干活时,大人们便歇下手中活计,不少人拎着小板凳,扎堆到林间纳凉。清风一阵阵穿林而过,树叶哗啦啦作响,奏响清爽悦耳的自然乐章。老树间蝉鸣此起彼伏,孩童的嬉闹声也层层起落,盛夏独有的喧嚣与柔软温情交织相融,酝酿出村庄安稳祥和的烟火氛围。

老人们三三两两凑在一起,有一搭没一搭闲谈度日。他们聊村庄今昔变迁,聊健在与离世的乡里,也细数身旁这些老树的年岁。谈及此处,总会仰头望向苍劲树干,感慨流年匆匆、岁月飞逝。婶子大娘们在林间乘凉也不肯闲着,手里总捻着针线活,一边穿针引线一边闲话家常,这般光景才让人心底踏实。她们聊山外广阔的世界,眼底闪烁着向往的光亮。大叔大伯难得聚齐,畅谈来年农事规划、惠民国家政策,偶尔也聊国际时事;小小的村庄并非与世隔绝的桃

源,这片林子如同一扇瞭望外界的窗,让每个人都能窥见天地间精彩纷呈的万千光景。孩童最是顽皮,在一棵棵杨树之间追逐打闹:有的蹲在树下搜寻刚破土而出的蝉蛹,有的手脚利落爬上老树嬉戏……有浓密树荫遮护,世间万物都显得安然平和。

盛夏烈日灼灼,杨树林里却是截然不同的天地。林间气温仿佛低了好几度,穿林而过的风,似被层层绿叶过滤过一般,裹挟着丝丝凉意。风起之时,满树叶片一同翻卷,浅白的叶背尽数展露,林间银光点点。一棵棵老树由此生出两种景致:一面是沉郁深绿,一面是透亮浅白。静坐树下,只觉得一整个夏天的绿意,全都浓缩在了这片林间。

绿树浓荫匝地,清风徐徐拂面,时光都变得温软缓慢。一棵棵老树枝繁叶茂,撑开一柄柄巨型绿伞,酿出一段段温柔时光,抚平夏日酷暑带给人心底的焦躁。这些老树,见证过多少次村庄的新旧更迭?历经多少个温柔盛夏?收纳过多少桩寻常村落故事?天气越是燥热,老树越是沉静从容。它们于炎炎暑热中馈赠人间清凉,于人间喧闹里独自安然伫立,也正因如此,深得全村人喜爱。

老树撑起的人间盛夏,平和舒缓,宁静淡然。平凡烟火日常里,藏着最动人的温柔光景。老树下那些细碎柔软的时光,在漫长岁月里缓缓流淌、慢慢沉淀,化作我们一生难以忘怀的惦念。



仲夏之夜,湖上,忽听水面啪啪作响,细看,原来是成群的锦鲤跃出水面几尺高。

抬头见晴空万里,明月一轮。

●桐荫墨趣

仲夏夜湖上

李新宇

●网络新词语

豆包型人格

吴明静

“豆包型人格”是近期社交平台上流行的说法。这类人的典型表现是:你说什么他都点头应和,你提出质疑他立刻道歉,但转身后又该怎么做还怎么做。他们表面顺从,实则不争论、不解释,也没有打算改变自己的行事逻辑。这并非是态度敷衍,更像是在人际交往中选择了一种低能耗的应对方式,把不必要的情绪消耗降到最低。

这种状态之所以能引发广泛共鸣,是因为它精准戳中了当下不少年轻人的社交心态。在快节奏、高期待的环境里,与其在无意义的争论中耗费精力,不如用礼貌的方式快速收场话题,把重心放回自己的生活上。豆包型人格既维持了社交表面的和谐,也稳稳守住了自身的内在秩序。

●老口福

套环果子

杨世珊

老年间西楼的学堂路与东楼的太平街是相通的,自从建设第二师范学院占去一半的学堂路,西楼东楼两个村庄便不再相连。在太平街上曾有一家果子铺,门上牌匾“毓泰”二字被油烟熏得已看不出原来的颜色。

“毓泰”门脸儿不大,靠里有一张不小的案子,门口处则置有一口大锅。店面由夫妻二人经营,男人在案

前忙活,女人负责夹锅兼门市,两人永远是闲不住的样子。

别看经营品种多样,但棒槌果子是大宗,其余还有果子饼、糖果子、果头等。其中一个品种——套环果子,多是挎篮小贩订的货,也有零买的客户,这些零买的客户多是悠闲人家,买来套环果子既可当早点又可当午饭。

那时,炸棒槌果子的面需添加一盐二碱三矾,而炸套环果子的面,还需在此基础上添加红糖。因添加红糖的缘故,所以和面时不能揉搓,只能是按压后反复折叠,直到表面光滑为止,此后还要醒发三四个钟头。

炸套环果子时,先揪出一块剂

子,擀成宽十厘米、长二尺多的长皮子,对半叠起来,在对折处划开约五厘米的口儿,隔一刀切开,就形成了一个套环果子的坯子。接着将坯子展开抻长,两边儿从口儿里掖进伸出,这就是套环,放进锅中炸出来就是套环果子了。

套环果子吃起来微甜带咸,筋道而酥脆,别有风味。炸制套环果子,盐是定海神针,碱使其筋道有口感,矾使其蓬松焦脆,糖是其好吃的灵魂。说套环果子是炸制果子类的翘楚一点儿也不为过。

如今,会炸套环果子的手艺人若健在都应是九十岁上下了,不知是否还有传承?

作家格非有句名言:“文学是失败者的事业,失败是文学的前提。”意即文学不追逐世俗意义的成功,不以有钱、有权、有地位、被市场追捧为目标,天然地和成功学保持距离。这里的“失败者”,并非一事无成,而是不追求功利,不跟从主流社会节奏,因而显得有些另类。

陈鲁民

『文学是失败者的事业』

李白、杜甫是仕途受挫的失败者,在官场奔波多年,当了个芝麻粒官,还没干长久,可是他们一个成了“诗仙”,一个成了“诗圣”。陶渊明也是官场规矩的失败者,官不大,俸禄也不多,最后实在干不下去了,回乡当了农民。没想到,东方不亮西方亮,他成了中国第一位田园诗人,被称为“古今隐逸诗人之宗”。

蒲松龄是科举考试的失败者,屡试不第,71岁才援例成岁贡,但他的《聊斋志异》,被誉为“写鬼写妖高人一等,刺贪刺虐入骨三分”。归有光曾八次落榜,但他的《项脊轩志》情真语淡,感人至深,被评为明代散文第一。还有山水诗人孟浩然、“诗鬼”李贺、《枫桥夜泊》的作者张继、《西游记》的作者吴承恩、《儒林外史》的作者吴敬梓,个个都是科举失败者,皆有不朽作品传世。这些人在科场一败再败,却把失意、愤懑、冷眼、深情,都变成了不朽的文字。

“失之东隅,收之桑榆”。婚姻失败者固然很不幸,但却可能成就他的文学事业。郁达夫与王映霞,曾被柳亚子赞为“富春江上神仙侣”。婚后,二人渐生猜疑和矛盾,郁达夫在文学作品中宣泄内心痛苦,《故都的秋》《迟桂花》都是文坛名篇。路遥的婚姻,也是劳燕分飞。然而,他却写出了不朽名著《平凡的世界》。这些作家虽在婚姻里一败涂地,却把破碎、痛苦、孤独与悔恨,熔铸成最真诚、最深刻、最不朽、最打动人心的文字。

在商场如鱼得水的人,多半当不了作家。反之,马克·吐温在商场一败再败,不仅股票血本无归,还遭遇打字机研发烧光积蓄、出版公司破产,欠下巨债。投身文学却令他大放异彩,佳作迭出,被誉为美国文学之父。巴尔扎克办的出版社、印刷厂全部破产,负债累累。改当作家后,他高产稳产,创作出《人间喜剧》等91部小说。商场的失败经历,让他们看透了世情人心,也使他们得以写尽人间百态,用文字实现人生价值。

上帝关了一扇门,就会为你打开一扇窗。文学从不保证也无助于世俗成功,但却能坦然接纳你的失败,并把失败变成尊严与成就。不过,文学更需要天赋、勤奋、坚韧,那些智商不高、情商欠佳,喜欢躺平、佛系、干什么都失败的人,搞文学也照样失败。

